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二十六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八　　宋　衛湜　撰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孔氏曰自此至合之也明魏文侯與子夏問答古樂

今樂之異身著端冕明心恭敬也端冕玄冕也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樂何以樸素如彼使人不貪至於臥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不知其倦也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黄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夏殷湯之濩周武之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

辟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莊周曰大聲不入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豈謂是邪蓋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惟恐卧於新樂則在所内而不知倦此其問所以有彼此之辭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祭服聽樂猶檜君以朝服逍遥其好鄭衛之音不已甚乎樂書

延平周氏曰古樂和而雅感於人也深唯意誠者知

其所以樂新樂淫而靡入於人也易故聽其音者不知倦

慶源輔氏曰古樂古人之心聲也今樂今人之心聲也其心不古而使之聽古人之樂是猶以大羮玄酒而陳之於饕食者其不唾去也幸矣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樂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孔氏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言古樂進退如一而不參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姦聲弦匏笙簧

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拊即鼓之類擊鼓必擊拊鄭引周禮大師職謂大師登歌令奏時先擊拊下管令奏時先擊𣙗證此經擊拊也始奏以文謂始奏樂時先擊鼓復亂以武謂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金屬西方可為兵刃故為武鼓主發動衆音故為文治亂以相者相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訊疾以雅者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君子於此時語説樂之義理

道古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

長樂陳氏曰旅之為義生於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列邪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維

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
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干羽之舞
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刺者矣
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
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樂終於舞
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子於是語以告之
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好善而聽過者矣

又禮書曰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

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為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蓋樂者正也賓出而舂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賓出之奏雅有祴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

延平周氏曰進退以旅者言其齊而有儀和正以廣

者言其美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其序始奏以文
者本乎仁復亂以武者制以義相雅皆樂器名也以
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
趨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古樂之作也
如此故君子樂終而語令則有倫道古則不悖脩身
及家平均天下此其所以為古樂也
嚴陵方氏曰進旅退旅言進退之整如師旅之陳也
樂所以交歡師所以禦難於交歡之際乃若禦難之

整則君子之樂豈或至於淫荒而生患哉故進退必為之旅也和足以合生氣正足以感順氣凡以言其樂之聲也弦匏笙簧則舉八音之樂凡以言樂之器也始奏以文謂擊鼓而作鼓聲為陽故謂之文復亂以武謂擊鐃而退鐃聲為陰故謂之武復亂謂復有所治也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訊疾而使之節乃所以正樂之失故曰訊疾以雅訊亦治也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即語也

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蓋謂是矣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言雅樂足以致此也古樂之發言樂之發見於事者如此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慶源輔氏曰此進旅退旅四字形容古樂已盡和正以廣和而不流便有廣大之意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所謂一張一弛也

馬氏曰始奏以文者所謂先鼓以警戒也復亂以武

者所謂復亂以飭歸也語者所謂既歌而語以成之
也古者於旅也語而語者語其父子君臣長幼之節
而合德音之致既語而又有以道古道古者道上古
之治而以明其作樂之意也
横渠張氏曰治亂以相成而分之時也周召之治故
以相言之相者器之名然因周召之事名之以記其
節訊疾以雅是發揚之事也雅亦器之名雅既為正
必在中處當發揚蹈厲之時亦以此物記其節雅者

正也故以文王為大雅出車還率為小雅治亂以相為周召作訊疾以雅為太公作於旅也語謂唯是語樂言不及他飲射之際亦當如是

藍田呂氏曰訊疾以雅擊雅以任舞者之進也治亂以相拊相以治舞者之亂也舞者之進以象發揚蹈厲不可得而緩也其舞既急行列不能無亂故武亂皆坐拊相以節之使正其行列復不可得而急也故訊疾為太公之志志以伐商而不可失治亂為周召

之事歸馬散牛不復用兵敎之以禮樂者也

濂溪周氏曰古聖王制禮法脩敎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澹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澹且和焉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

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

女之尊卑獶或為優

孔氏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新樂謂今世淫樂也俯謂俯僂曲折行伍雜亂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作樂之時及有俳優侏儒短小之人舞戲如獼猴間雜男女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既與古樂乖違樂雖終不可語道於古也

延平周氏曰進退皆俯非有儀也姦聲以濫非和正也溺而不止非所以為廣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

知父子非有序也樂終而語今則無倫道古則有悖此其所以為新樂也

嚴陵方氏曰夫屈伸俯仰樂之文也一屈一伸一俯一仰樂乃成文今則進退皆俯豈所以為樂之文乎姦聲所以感逆氣者濫若鄭音之好濫溺若文侯所問之音言流而不知反也倡優侏儒皆淫樂以之為戲也獶即猱也戲若猱獶之無辨故言獶雜子女獶雜故不知父子父子者人之大倫不知父子故樂終

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馬氏曰聲既以濫而失節又雜之以侏儒女子則樂之淫益甚也語者語君臣父子之節而不知父子則樂終不可以語道古者道其治古之隆而淫聲起於亂世則於古無以道

山陰陸氏曰惡不頓進濫而後溺溺而不止然後浸淫乎獶雜是之謂反

慶源輔氏曰進俯退俯有懈忤之意其曰古樂之發

如彼新樂之發如此而使文侯自得之此子夏所以善啓君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

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乃為樂音則心邪聲亂

不得爲樂是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爲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衆庶之見耳孔子惡鄭聲之亂雅及顏淵問爲邦而告以韶舞子夏所學則孔子也故必叩其兩端以盡陳善閉邪之道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

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嚴陵方氏曰有音而後有樂則樂與音相近而所以為樂者不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

馬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樂與音蓋相近而不同矣至於子夏之意則異於此蓋文侯所問雖先王之雅樂而其意之所存者鄭衛之淫聲也此子夏所以言鄭衛之淫聲不足以為樂而可以

謂之音而已孟子言今樂猶古樂在於與民同樂而已究其實則古今之樂不同猶天地之異也

慶源輔氏曰先言聲樂之異後又言君之所好者溺音正之以漸也不然文侯有不復問矣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

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鄭氏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德音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敎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子夏與文侯問答古樂之正大當謂樂不失其所案禮緯含文嘉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為三綱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弦歌詩頌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經引詩云大雅皇矣之篇鄭註德正應和以下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詩言王季之德既正天下應和故其音莫然而靖其明可以照臨四方施惠勤勞不私於已廣及等類敎誨

不倦能為人師長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故能王此

大邦慈和徧服又能擇善而從之王季之德如此可

以比擬文王無可恥悔左傳引此詩皆以為文王謂

比校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與詩文互意別

也王季既受天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詩云德

音此經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

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

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然後内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也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為德音之

樂邪周之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過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矇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_{樂書}

嚴陵方氏曰天氣下而地不應地氣上而天不應若是則逆矣非所謂天地之順也春或雪霜大摯夏或草木零落若是則忒矣非所謂四時之當也民之有德以其有恒產故有恒心也五穀昌以時和歲豐也疢熱疾也妖則左氏所謂地反物為妖是也祥與毫

有祥之祥同疾疢則災之加乎人者妖祥則災之加乎物者疾疢不作而無妖祥凡此之類則知天地之間至纖至悉無不當於理矣故曰此之謂大當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弦歌詩頌故曰此之謂德音樂者德之華故德音之謂樂

馬氏曰天地順而四時當以至疾疢不作而無妖祥者言和之極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亦不足以為樂故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由父子而推之則盡其親踈之序由君臣而推之則盡其貴賤之等踈不得以間於親賤不得以覬覦於貴如此則上下之志定矣大曰綱小曰紀書曰若網在綱記曰紀散而衆亂則紀綱者衆目之總也紀綱正無所不正矣故言作為父子君臣而卒之於天下大定自天地順而五穀昌以至於天下大定則其和與節無所不具矣然後寓其和節之意於形名度數之間故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之謂德音德音

之謂樂德音者言其有德之音也然作為君臣父子必在於天地順五穀昌之後者蓋天地四時失其當而五穀失其昌則彼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詩之所謂莫其德音者非在於樂而記者以樂言之則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也記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克明言明於善也類亦善也書曰自底不類此言其止於善也克長者其德可以長於人克君者其德可以君於人可以長於人可以君於

人然後能王此大邦而克順克比也克順者言民順之而不逆克比者言民輔之而不貳此大王之道也而比於文王則其德又不止於此故其德靡悔靡悔者賢人之事也無悔則聖人矣其德至靡悔則仰有以受福於天而俯有以施澤於後世故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凡此者皆以其莫然清淨之德音至於如此

廬陵胡氏曰父子紀綱閨門君臣紀綱朝廷禮緯引

三綱不經之論今所不取

慶源輔氏曰紀綱正而天下大定蓋天下以序而後定樂以定而後作正六律然後可以和五聲和五聲然後可以弦歌詩頌詩即今之風雅頌即今之三頌也此詩雖言德音而不言樂然既曰德音之謂樂故可引以為據耳要之樂之功亦可以致此此子夏可語詩之一端

講義曰父子君臣是人倫所固有者而曰作為何也

人固有父子未必有父子之恩人固有君臣未必有君臣之義必待聖人作為禮節以明之如書所謂勑我五典五惇哉此紀綱正矣人倫既正天下復有何事故曰大定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鄭氏曰君之所好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者非樂也文侯問溺音何從出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鄭宋齊衛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

孔氏曰此經子夏與文侯問答溺音所出也濫竊謂男女相偷竊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溺没也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志没溺即前所

謂溺而不止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為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於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淫聲也而經惟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不云女色者案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煩志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驕志故總謂之溺音也

延平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長樂陳氏曰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為德音之樂也

蓋樂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淫章德古樂之發也樂書

馬氏曰鄭音好濫而使人之志淫宋音燕女而使人之志溺衛音趨數而使人之志煩齊音敖辟而使人

之志喬祭祀之所用在和與敬鄭淫宋溺則失於敬衛煩齊喬則失於和是以不可用之於祭祀也

山陰陸氏曰前言所好者音也今乃言所好其溺音乎是引其君有漸也蓋詞不迫切而意已篤至古之人多如此四音淫志為甚溺志次之煩志喬志又次之

慶源輔氏曰既云德音而不及溺音乃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乎疑辭也所以致文侯之問而後語之

也不然則將勃然如宣王矣四國之音在當時如此

宋音其紂之遺乎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

孔氏曰此經子夏重為文侯明正樂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施於政教何事不行也

長樂陳氏曰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雝雝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内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況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肅陰事也而禮由陰作以敬為主雝陽道也而樂由陽來以和為主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樂中之禮於是見之矣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以是而

已

慶源輔氏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則濫與淫何事可行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

孔氏曰此經子夏勸文侯謹行古樂以此化民無不

從也引詩厲王大雅板之篇

嚴陵方氏曰言人君謹其所好惡則以戒文侯之好溺音故也君則指其人上則指其位

馬氏曰夫鄭衛之音其效至於如彼而和與敬其效至於如此則為人君者其好惡不可不慎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

廬陵胡氏曰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導之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

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鄭氏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箎或為簨虡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孔氏曰此經論聖人作為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柷形如漆筩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鉏鋙箎七空壎六孔壎燒土為之大如鴈卵䜺如鼓而小

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革也椌楬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公云革木一聲註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鍾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賛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矣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之則可以用於宗廟之中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於廟中以接納賔客賔入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是也又用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天子八佾諸侯

六佾是也若聞樂知德施於子孫是示後世使聽之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為鞉鼓而鞉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為椌楬而楬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為壎而始有所倡作竹為篪而終有所和則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

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椌楬壎篪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為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為鍾磬宣之匏絲以為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舞文以旄狄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獻酬酳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夫樂之在器

以鼓為君以相為相在聲以宮為君以商為臣歌在上而貴舞在下而賤凡理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貴賤尊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其間不言柷敔而言椌楬者柷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椌敔以伏虎為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楬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止亦陰陽之義書曰合止柷敔樂書

嚴陵方氏曰鞉革音也椌楬木音也壎土音也篪竹

音也至於鍾則金音也磬石音也竽匏音也瑟絲音也凡此八音畧備矣而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於是樂成焉故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諸事也獻酬酢見鄉飲酒鮮酳即後言執爵而酳是也則獻酬酢所兼用也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禮樂之際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足以示後世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即次序也以其所主治故曰官經有言干戚羽旄有言鍾

鼓干戚有言羽籥干戚有言弦歌干揚有言干戚旄狄其言各不同何也蓋干戚干揚皆武舞也羽旄羽籥旄狄皆文舞也干則盾也戚則斧也揚則鉞也干以自蔽戚揚以勝人武之事如斯而已旄以示愛羽以示飾籥則六律之所生狄則五色之所備文之事如斯而已所舉雖各不同所以主文武之事言之則一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

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鄭氏曰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廉廉

隅也濫之意猶㩜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最讙以立動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為歡動或為勳有所合謂以聲合成己之志

孔氏曰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别君子聽之思其所用之臣金鍾之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威嚴則軍士壯氣充滿而武事可立也石聲輕清故磬磬然能分明辨别既能明别節義則不愛死也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以哀故能立廉隅不越

其分以自立其志也竹聲既擥聚故能立會以聚衆

笙以匏為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為體插竹

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鼙之聲使人意動

作故能進發其衆五者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

起是聲能立事也君子謂知禮樂之情者聞聲達事

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己之

志意

橫渠張氏曰所謂至誠動金石只為人能感動譬之

鼓鍾其武者叩之則怒其悲者叩之則悲如此可必謂擊鍾而求鼓音則却無是理

長樂陳氏曰樂聲有陰陽之殊人事有陰陽之辨則樂之與人常相象而未常相異君子聽樂之聲而思人之才則有所合而無所戾矣蓋鍾聲為兊石聲為乾絲聲為離竹聲為震鼓鼙為坎鍾聲鼓鼙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為事故鍾聲所以象武臣石聲所以象死封疆之臣鼓鼙所以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

純潔滋養為事故絲聲所以象志義之臣竹聲所以象畜聚之臣蓋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内小人樂得其外樂得其内故必思其所象樂得其外則務其鏗鏘而已魏文侯之不倦新樂蓋亦不過於五者而未及其所象此子夏所以致曲而深諭之也然君子必思畜聚之臣何也蓋君子聚人以財而理財以義則其思畜聚之臣欲其免於急與不足之患而有以備凶旱水溢之災使民不至於菜色而已此所謂以義

為利不以利為利其與夫冉求之聚斂有間矣　又

樂書曰鍾於五行為金於五事為言於五藏為氣於

五性為義金則奏而為鏗鏘言則發而為號令直其

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所以思武臣也磬

於八音為石於八卦為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

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

此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同出於絲絲聲則噍

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所以思志義

之臣也竽笙簫管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鼙則為革聲一也士讙而讙羣趨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埸有志義之臣則内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為國之道無競維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誠有所合之也言鍾聲鼓鼙之聲則知絲之為琴瑟竹之

為竽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鐘之為金鼓鼙之為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鍾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音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為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為罄字之誤豈經旨哉

嚴陵方氏曰其聲温柔者足以悦人其聲堅强者足以警衆而號令所以警衆也故鏗以立號警衆則所及者廣故號以立横横者廣也從順為文横逆為武故横以立武磬聲作乎上衆聲依乎下上下有辨南交而物以之生北辨而物以之死故辨以致死聲之細莫如絲陽以大為樂陰以細為哀樂則舒而無疆界哀則戚而有分際廉者分際之謂有分際所以立巳故廉以立志立志者立巳之謂也竹聲濫濫者汎

濫之謂淵而靜而與物分流而動乃與物合故濫以立會分之則散會之則聚故會以聚衆鼓以作為事默則靜譁則動靜則止動則進蓋樂之聲作乎彼君子之思感乎此則以彼之情有以合乎此之意故曰有所合之也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而樂以聲為主故此以鍾磬為首然金尤為善鳴故以金石為序琴瑟者堂上之樂竽笙簫管者堂下之樂故又以絲竹為之序凡作樂皆曰鼓樂由天作終則有始故

以鼓鞞終焉竽笙為匏簫管為竹合言之者竹而已衆音皆言其聲之狀獨於石則直言磬者以石止可以為磬也蓋八音之中唯土與石止可以為塤磬畜若易所謂畜物之畜聚若易所謂聚人之聚畜聚之臣則異乎聚斂之臣矣將帥亦武臣或於聽鍾聲思之或於聽鼓鞞之聲思之何也謂之武則存乎所守之志而已謂之將帥則見乎所行之事焉鍾金音也鼓革音也軍旅之法以革而進以金而止故其别如

此

山陰陸氏曰武之事横矣磬盡也詘而盡也若玉斷以復續其異於石終而後詘經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凡盡則詘窮磬爲折形以此竹聲濫所謂蕩是也毛詩傳曰磬聲之清者笙磬同音可謂同矣無所不入而後可以立會伯夷隘立志者好之柳下惠不恭立會者好之鏗金聲鏘玉聲其泛言之則通

李氏曰有禦難之臣則姦宄不敢肆有藩捍之臣則外邦不敢犯有衣食之臣則國用足禦難之臣所謂忠義之臣也藩捍之臣所謂武臣也死封疆之臣也將帥之臣也衣食之臣所謂畜聚之臣也故詩曰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又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櫟為山之芘蔭藩捍之象也六駮在隰能禦難之象也棣與檖皆可養人衣食之象夫有其臣而君忘之此不思之者也君子一聽音而有以思藩捍禦難衣食之臣

則其好樂也國之良士將瞿瞿而來蹶蹶而進休休而樂矣君子之於樂也豈聽其鏗鏘而已邪

廬陵胡氏曰號猶伯牙操鍾之號橫謂壯氣充盈祭義云橫乎四海鄭謂磬當為罄案古字通用耳磬樂器也或為殺云磬于甸人是也或為折磬折則佩垂是也或為絞訐棹磬是也或為盡磬無不宜室如懸磬聲磬然是也殺也絞也訐也盡也皆有死義哀謂婉妙康猶廉廉遠地則堂高之廉立志志不可犯濫濫觴

之濫有聚意君子以聲合成已之志如上五思也
慶源輔氏曰此亦子夏對文侯辭又據下以教之前
言君之所好者音也夫音與樂相近不同故此又為
文侯言古人之聽音亦豈徒哉亦有合成已之志者
也君子之志意在得賢而用之耳堅剛之聲號令似
之故鏗以立號號令則所警者衆故號以立橫廣大
則武之事也故橫以立武磬折也盡也折而盡所以
立辨辨而後可以死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封疆尤辨之大者哀則自有廉隅而不流有志者似之志義謂志在於義也所志者義則不為容悅矣地上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所謂畜聚之臣者如師之君子是也鏗鏘者聲也號與武者義也聲在彼義在我君子不徒聽其聲而已必有感發其在我之意而已猶言鏗鏘以例其餘也

金華應氏曰文侯方以澹泊為可厭則使其聽鏗鏘

之可喜者焉方以昏倦惟恐臥則欲其聽之而致思焉且使之思武臣將帥死節志義與夫畜聚之臣則其志氣感發慷慨興起而視優侏子女之獶雜皆不足以進乎前此子夏之善告君也故嘗謂古今本無異樂而雅俗不容同音顏子問為邦孔子告以樂則韶舞欲其知所慕也繼以遠鄭聲者欲其知所戒也春秋去舜逾千載而鍾鼓管弦之音猶未衰則古今固不可謂有異樂也然鄭聲不可不遠者以其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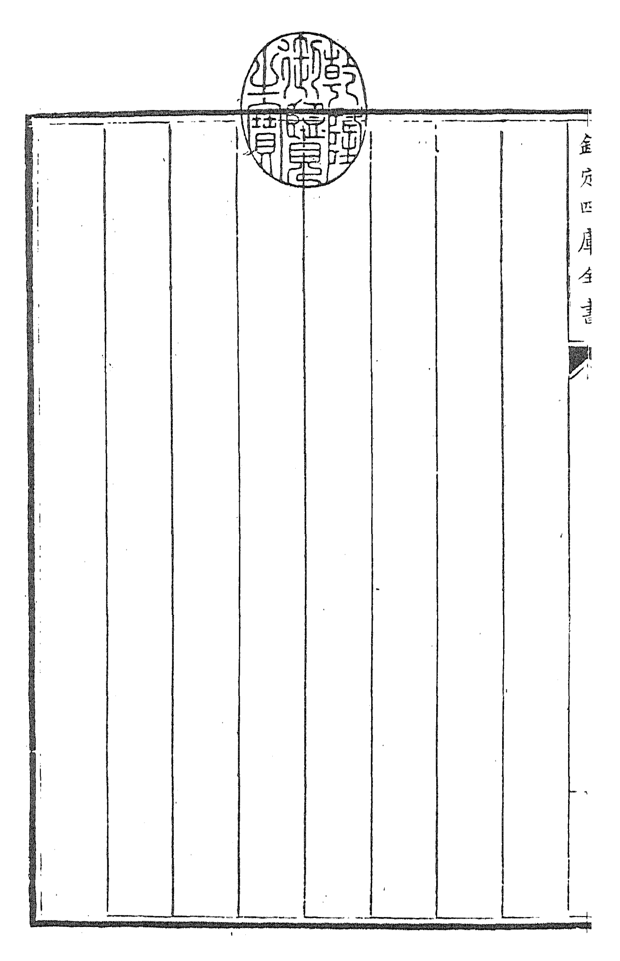
易以溺人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齊宣王自謂非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視魏文侯之惕然自省則大不同矣宣王迷而未悟故孟子告以今樂猶古樂者其辭寛文侯悟而求之故子夏告之以古樂新樂之發者其辭嚴畢時文侯能知鍾聲之不比亦畧有見乎樂矣然明於音而聾於官卒未免見笑於田子方蓋區區徒能辨其聲而未能得其官以典樂樂官猶然而况於將帥死封疆之大者乎

石林葉氏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周衰天下未有能以身致死而援之者子擊磬於衛荷蕢聞之以為有心者以此

延平周氏曰鍾磬絲竹鼓鼙之聲既不同而所立者亦不同故君人者聽之亦各沿其類而思其臣也且畜聚之臣又安足思也哉夫君子不畜聚非不畜聚蓋君子畜聚而能散則異乎人之為畜聚也

禮記集說卷九十八

謹案卷九十七第三十三頁前七行使諸侯朝萬
國服刊本國訛物又服下衍體字據義疏删改
卷九十八第七頁後五行治亂以相刊本相訛五
今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大當謂樂不失其所刊本複衍
當字脱樂字據義疏删增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徐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九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九十九

宋 衛湜 撰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

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恐不逮事逮及也事戎事也及時事時至武事當施也致右憲左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非武坐言武之事無坐也非武音言武歌在正其軍非貪商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

荒萇弘周大夫

孔氏曰自此至不亦宜乎別録是賔牟賈問章賔牟姓賈名初論他事次及於樂問是孔子對是賔牟賈五問五答但三答是二答非夫發語之端孔子問作武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何也賈答武樂令舞者久不即出是象武王伐紂憂不得衆心此答是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歎之其音連延而流液不絶吟思遲遲是貪羡

之貌何也賈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此荅是也孔子又問初舞之時手足即發揚蹈地而猛厲故云已蚤賈以為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此荅非下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問武人何忽有時而坐以右膝致地左足軒起何也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賈荅此非是武人之坐舞法無坐也此荅亦非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故知非也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意有貪商之聲淫

貪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此是知非而故問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此荅是孔子因問貪商之歌何音也賈荅典樂者失其傳若非失其傳是武王荒耄遂有貪商諸於也吾子相親之辭

長樂陳氏曰古之善論兵者以桓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下不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

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為病事之不逮為恐時之不及為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廸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武之樂舞形容當時伐紂之事備者備其物而有所防戒者戒其事而有所飭若夫果得衆

則無所事乎備戒矣惟其病不得衆所以然也咏者永其言嘆者難其事淫則浸漬而不已液則流通而不絶凡若此者皆不逮事也發揚言手容之發揮蹈厲言足容之奮厲荒言淫甚以至於荒也

馬氏曰夫武王之伐商雖出於天人之應順而有必克之理然未嘗無戒也傳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又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病不得衆恐不逮事之意也若恐民之未信則

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恐民之末畏則曰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病不得衆恐不逮事之一端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所以示其有勇敢之勢而武之始如此也發揚蹈厲之已蚤非樂其蚤也蓋當其可之謂時而君子舉事欲及時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武王之伐紂豈得已哉順乎人應乎天而已矣順乎人應乎天猶且病其不得衆恐其不逮事則此所以終能及時事也

山陰陸氏曰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病不得衆若此之謂也夫以周伐殷其克之必矣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然武王之志猶如此恐諸侯不逮其事蓋慎之至也故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及時事也此正言太公之志如此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憲讀如字憲左謂縣左膝不致地武坐左亦致也據武亂皆坐紂作靡靡之樂所謂及商者此歟對曰有司失其傳後商之遺聲也五字在此當承對曰

朓亂在後去聖益遠其傳之失者有矣而君子知其不然以在我者揆之而已若世傳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以五羊之皮干秦穆公孟子皆斷而非之是也此言聞諸萇弘若曽子問曰吾聞諸老耼則先儒所謂問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耼是也

慶源輔氏曰賈五荅皆是當從陸氏説見後賔牟賈意當時為知樂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又問之此亦與人為善之一端也病不得衆恐不逮事所謂臨事

而懼也不以在已之已至者而貳之此所謂聖人之心也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恐不逮事也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此夫子所以深叩之賈之言如是則其中誠有所見而不可奪者非口授耳傳之徒而已也唯受辭也當作去聲

葉氏曰武之備戒已久武之始也久立於綴武之終也於用武之始而曰病不得其衆者諸侯之既至也用武之終而曰待諸侯之至者諸侯之未至也遲之

遲者動容也又久者久立於綴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鄭氏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

闕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孔氏曰賔牟賈前所荅孔子之問雖為孔子所許賈猶有不曉者故反請問於孔子也免席避席也既聞命謂既為孔子所許也問備戒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孔子為賔牟賈説其將舞之事言作樂所以倣象其成功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揺也舞人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

橫渠張氏曰總干而山立是舞中有一人而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為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此則是太公之志及時事而動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此象武功成周召以文治也坐者無事於武也　又曰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誦諫之巧也

嚴陵方氏曰免席而徒立所以致敬更端而問故以請言之上遲音穉蓋待也所謂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宜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如下文所言至武之遲久皆其事也居吾語女者以免席而請故命之居席將以告之樂象成者以其成功形見於樂也總干與祭統所言同曰總固足以該戚且干所以自防戚所以致誅於此又見武王之用武無事於致誅姑自為之防耳發揚蹈厲見乎手足之鼓

舞手足之鼓舞存乎心之所之故曰太公之志亂謂治其行列之亂太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而已周召之治即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而已

馬氏曰遲之遲而又久言其久立於綴久立於綴者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夫武之遲久非特以待諸侯之至而已故孔子自樂之象成以至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反復以告之也總干而山立所以見其靜也

發揚蹈厲所以見其動也静者動之主動者静之役
主則宜逸故總干而山立臣則致勞故發揚蹈厲傳
曰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則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
德則不臣下有為也而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
上與下同道則不主此其意也
山陰陸氏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言君之事如
此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言將之事如此武亂皆坐
凡讙亂使坐則定

慶源輔氏曰賔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荅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其温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

萇弘者與賈之所言合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

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者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
孔氏曰此一經孔子為賓牟賈説武樂六成之意成

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復綴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經云天子夾振明是尊者故鄭知王與大將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為振鐸者作武樂時每一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也㳒

威於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也振鐸夾舞者而前進象為事之蚤成也未舞前舞者久立於酆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　熊氏曰前云三步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而觀兵也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為一也三成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

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執鐸為祭天時也案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皇氏曰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

衆令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　王氏曰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此家語文也

横渠張氏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為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也大凡舞者必於其中以見其象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猶有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

也四成則見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分兩行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為左右則總干者在中央振鐸而舞列夾而進也駟伐者必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也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如淮夷是也其時須當用兵故言盛威於中國大中國之威也分夾而進夾總干者也久立於綴亦是總干者立於綴也以

待諸侯之至舞中亦必有此象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必有變服為諸侯而出

延平周氏曰樂以一變為一成紂都在北故武始而北出以象其觀政商郊再成以象克紂三成以象克紂而反四成以象有南國之土五成以象周召之分治六成以象武功之成韶文樂也文為陽故九成武武樂也武為陰故六成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武王

之躬伐伐以車爲主兵事不可緩也而貴於速故曰事蚤濟也紂之亡非獨得罪於武王天下之君皆欲亡之此諸侯之所以至凡此皆所以象成也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長樂陳氏曰先儒謂立四表於郊丘廟庭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爲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爲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爲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爲四成自二表至三爲五成自三表至南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

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為七成自二表至三為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為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家語曰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飭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家語曰以崇其天子

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蓋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故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樂記言復綴以崇天子繼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其始也何則武舞四表所以象司馬之四表也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司馬振鐸師徒皆作也夾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騵彭彭是也復

亂以飭歸國語所謂布憲施舍謂之贏亂以優柔容民是也司馬之四表三表百步一表五十步始則行而不驟趨中則趨而不馳走及四表則馳走之時也故五十步而已舞之四表蓋不必然禮書　又曰孔子語魯大師之樂以翕如為作以繹如為成是樂以始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為治兵所以尚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為振旅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

金止以鼓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止則久立於綴兆之位而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於天下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復綴則以象功成而還歸者也舉武事者既出於天子則成武功者可不歸諸天子乎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夫成之數有多寡以象事序耳夾振之者八佾相夾

而振鐸八佾相夾則合而為四矣故繼言駟伐伐謂以戈伐地也下又言分夾則知此言夾者為合矣振之以鐸所以盛其威之聲伐之以戈所以盛其威之容故曰盛威於中國也夾而聚者所以一其心分而進之所以作其氣作其氣則欲其事之速成耳故曰事蚤濟也然樂舞之數有曰成有曰變有曰終有曰闋有曰奏何也曰成者言樂至是而成也曰變者言樂至是而變也曰終者言樂至是而終也曰闋者言

樂以是為止也曰奏者言樂以是為進也雖成可復生變可復常終可復始闋可復成奏可有加而無已故數有至於再至於三有至於六有至於九者然武之樂止於六成韶之樂至於九成者蓋二四為六一三五為九則陰數窮於六陽數窮於九武樂陰也故六成韶樂陽也故九成乾爻用九坤爻用六亦以是耳

山陰陸氏曰南言化自北而南則商滅在後今言再

成而商滅在此著商之滅早矣詩曰實始翦商四成而南國是疆若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猶未也至是而後疆焉則南國盡式也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如是二公分陜而治可也又如是而已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也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黍離閔周失是矣春秋尊王豈得已哉大武言成不言變愧於雲門等樂六成復綴鄭氏謂每奏一終為

一成然則舞雖坐作進退不同其樂一也以崇天子如是而天子崇矣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此一節應在上今在此言如上所謂而後能如此且天下定矣王命周召分陝以主諸侯又命太公主征不庭此周之所以治也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又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也

馬氏曰先儒謂樂六成以尊崇天子之德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金華應氏曰武樂之始終大槩不過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而蚤濟三軍之養勇也戒備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廹諸侯而速進敏以趨天時而以蚤為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為貴則静如磐石之不可揺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

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若聖人無貪利之心殆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又曰待諸侯之至此武之始事孔子言之於終者以其間至於遲久故以是言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乗牛散

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鄭氏曰反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於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禄復其紂時溥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白櫜之欲其約也蒯或為續祝或為鑄

孔氏曰孔子將欲為賔牟賈論牧野之事畢周道四達之意故云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以下文云濟河

而西故鄭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未及下車言封之
速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投殷之後
於宋者武王初封武庚於殷墟微子復其故位左傳
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即從而居宋故鄭
註云所徙者微子也及武庚作亂於周公居攝時周
公因即微子所封而大之故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
命微子啓是也周本紀云封神農之後於焦此不云
者舉三恪二代也商容容謂禮樂之官漢書儒林傳

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謂之容也然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是人姓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弛政謂庶民被紂虐政者去之倍禄庶士禄薄者倍益之車甲不復更用故衅而藏之以血塗物為釁也倒載干戈而還鎬京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封將帥之士為諸侯者以報

其勞賞其功也鍵籥牡也櫜兵鎧之櫜也言鎧及兵

戈悉櫜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櫜

也鄭引周禮考工記文

張氏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即牧野之地薊幽州縣也

陳陳州宛丘縣故陳城杞汴州雍丘縣濟河而西武

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度黄河至洛州從洛

城而西歸鎬京也桃林在華山旁

石林葉氏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此商字下脫

政字蓋武成文也鄭氏不見古文遂謂反當為及此與下誤言行商容同

横渠張氏曰牧野之語古樂於旅也語説此樂之義也牧野之語語武也語中之事必是皆有此象不傳者恐失其傳或其繁多難以語言盡也

延平周氏曰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書曰釋箕子囚蓋釋箕子而後使之為臣又曰式商容閭蓋式之而

後復其位也漢之將帥亦嘗使為諸侯然卒不若周
之無虞者漢之所謂將帥非周之所謂將帥也
長樂陳氏曰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
之後必及黄帝者豈二帝三王之君皆出於黄帝故
邪與商周禘嚳同意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
囚奴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剥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
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土衆民為哉
蘄於繼絶世獲仁人而已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

旌異之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也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牛桃林為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為後與此異何邪曰昔者廄焚孔子問以傷人為先而馬次之先人後物古之君子皆然夫豈武王偃兵獨先物後賢邪是知武成簡編錯誤而記之所載為不失其序封二王之後所以戒後世之為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後世之為臣者式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

位言其終釋者以商容為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牧野蓋武功所成之地而武樂所由作也故謂之牧野之語殷者湯之所遷故後世以為有天下之號若曰殷邦殷命是也商者契之所封故後世以為所都之號若曰商邑商郊是也然湯止稱曰商王書止曰商書頌止曰商頌特不忘本耳又有言湯居亳紂都朝歌者殷乃亳之地名書言將治亳殷是也朝歌之城特紂所名耳克殷則克殷之師而勝

之反商則反商之政而復之於所克言殷以見紂師之衆於所反言商以見政之由舊焉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封帝王之後則書所謂崇德象賢修其禮物是也於黄帝堯舜則封於未下車之前夏商則封於既下車之後者蓋以道成於三故存二代之後以明應時損益之迹則脩其禮物者止於二代而已二代以上崇德象賢其事為畧故於下車之前封之以示其不可緩也脩其禮物其事為詳故於下車之

後封之以示其無敢遽焉崔氏謂黄帝堯舜之後為三恪謂夏商周為三王杜氏釋左傳三恪以為舜與二王後誤矣言黄帝而不及少昊高陽高辛者猶周官之序六樂易之序十三卦皆言黄帝而遽及堯舜也投有棄意實封之而名曰投豈非戒後世而然歟崇先代仁也戒後世義也舜封象于有庳曰放亦此意商容書言式閭則所以禮之此言復位則所以用之互相備焉耳馬則人乘之以致遠故言弗復乘牛

則人服之以引重故言弗復服華山桃林各以其所宜之地而散之也孔氏謂欲使自生自死疑或不然濟河而西則據當時所用事之地也倒載干戈者反其本末而載之於車以示其不復用也然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右秉鉞以示不忘戰則此倒載干戈以示不復用者蓋武之道以止為志以戈為事志者天子之所守示不復用宜矣事者司馬之所行示不忘戰宜矣

山陰陸氏曰投殷之後微子也言投因致其義焉封之者恩也投之者義也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蓋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微子去之利而不貞臣道以正為事故武王訪箕子而投微子且投之為言以紂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紂故以戒天下之為君者以微子故以戒天下之為臣者雖謂之投其實封也封之者以殷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殷故以勸天下之為君者以微子故以勸天下之為臣者故曰道並行而

不悖釋箕子之囚使之句使之言用之也言箕子為之使則武王可謂盛德矣行猶視也行商容而復其位則非特式其閭而已經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言威武足以服猛示不復用矣苟或不然雖包制干戈能弗用乎名曰偃兵實造兵之始也

廬陵胡氏曰薊即涿郡薊縣燕國之郡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郡召公與周同姓陸德明云黃

帝姓姬君奭其後也然則豈黄帝之後封薊者滅絶
而更封燕郡乎而皇甫謐以召公為文王庶子記傳
無見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當考耳左氏云武
王親釋微子縛使復其所此云投於宋者非也案書
及周本紀武王封紂子武庚於商墟使其弟管蔡相
之至周公居攝時作亂被滅成王命微子啓為宋公
代商後則封微子於宋者成王非武王也將帥為諸
侯即牧誓千夫長也建櫜藏兵甲也春秋傳垂櫜示

無弓則建櫜非乘矣

慶源輔氏曰先封其遠者以示近者之必封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弛其政所以慰民倍其禄所以勸士武王之得天下所以慰民而勸士如斯而已莫非義也豈若後世之大赦天下不問義理以媚於民哉成而衅之幸其成也衅而藏之幸其不復用也武王之所以息天下之兵者固自有道凡若此者知其有不復用之理也豈若後世之人率

情而為之偃兵為造兵之本者哉將帥為諸侯師之上六是也建而櫜之其為固也甚矣武王之示不復用以其道而知之也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以其迹而知之也

金華應氏曰武始而北出三成而南皆以河為南北大勢之限也又曰濟河而西者又以河為東西大勢之限也蓋以雍岐而視濮衛則周為西南而商為西北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鄭氏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籍籍田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者東學亦在東郊貍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貍首詩也鄭註大射云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西學在西郊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所歌之詩也王制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

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鄭言為射宮於郊者據大學也貫革所謂軍射也革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重為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者覲禮云侯氏裨冕鄭云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埤故鄭註云裨衣袞之屬謂從袞冕之衣以下皆是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祀乎明堂者是文王之廟也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

於明堂當武王伐紂未有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非正明堂也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王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知敬亦還國而耕也

長樂陳氏曰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即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學天子郊射於右學然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

貫革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矣今夫貍之為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莫而後發亦擬度之意騶虞見於周南而貍首無所經見逸詩有之曽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貍首之詩邪檀弓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貍首之歌邪周官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

男之君視公侯伯為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為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裨冕也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為節諸侯郊射以貍首為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説劍則偃武脩文之意可見矣鄭康成謂裨衣衮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子六服以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不亦誤乎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

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居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諸侯不敢不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脩臣道焉公田謂之籍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籍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以為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祭義言與此詳畧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同

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藉先於朝覲樂記論武王牧野一時之權宜故以偃武為先脩文為後使民知孝為先諸侯知敬為後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

樂書

嚴陵方氏曰軍之出也聚於行伍其入也散於阡陌散軍則軍既入而天下無事矣然又郊射焉慮忘戰

之危故也以樂為節則異乎貫革之射矣故曰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示其將有事於文也說則脫而解之也裨冕見玉藻鮮虎賁周官以之名氏焉取其奔赴如虎也故春秋外傳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貍首騶虞者脩樂之文以偃武也裨冕搢笏者脩禮之文以偃武也夫教亦多術矣此五者特其大者爾故曰大教示民之孝止云明堂之配帝而不云郊祀之配天者以天下初定禮之大者有所未暇故也其

序先散軍郊射與裨冕搢笏以脩禮樂之文為急而又以樂之文為首者以樂入人易故也與內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同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繼之以祀明堂孝所以事內臣所以事外故繼之以朝覲君臣之閒主敬而已故繼之以耕藉

慶源輔氏曰此武王所以偃兵之梗槩也貫革之射虎賁之劒非强以息之說之也示之以郊射禮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不說也民知乎孝則無犯上作亂之

心諸侯知所以為臣知所以敬天則有尊天子畏上帝之誠此兵之所以不復用也所以者為自敬天之理也知其所以然然後能不違也孝獨不言所以孝無所以也子之孝於親夫孰知所以然哉惟有以感發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大學非有異學也大學即在郊之學貍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之而天子諸

侯各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貍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為節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鄭氏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孔氏曰鄭註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

文王世子註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天子食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親執醬而饋之食訖親執爵而酳口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舞也此冕當鷩冕享先公以饗食射養老之類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

橫渠張氏曰古者養老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執干羽以就舞位天子身親如此用悅老者所以教天下之孝弟聖人之教人也是故灑埽應對為道之基本也

五更三老更疑為叟三老三人五更五人

長樂陳氏曰禮運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賔之於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為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為之非古意也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久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親袒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酳以禮之冕而緫干以樂之而已文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言親袒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醬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爵而酳則省醴可知言冕而緫干則發咏可知樂書

嚴陵方氏曰老取其成德更取其能歷事以其成德故數必以三三者數之成也以能歷事故數必以五五者數之備也三老不必三人五更不必五人亦猶

三公四輔之義耳德成而上事成而後此隆殺之别也袒而割牲所以服其勞執醬而饋所以養其陰執爵而酳所以養其陽冕而總干所以侑其食也若是固足以教諸侯之孝矣止曰弟者以未若嚴父配帝之為大故也饋食固不止於醬以食物故執之獻執食者操醬齊是已以酒漱口曰酳養老止於如此亦微其禮故也總干武舞也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鄭氏曰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孔氏曰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

延平周氏曰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形容周之始以兵戈克紂而至於祀明堂耕藉田養老更於大學然

後其教大備其道四達則樂舞之遲遲豈過也哉

嚴陵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之久矣故曰不亦宜乎

金華應氏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猶近未至於圮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為次商容閑廢於家武王固

已親式其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而遽任以事也故使箕子同類之賢者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牛馬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衅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静干戈倒而包以虎皮則昔為武而今為文將帥俾為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民貫革之射則息之虎賁之劍則説之所以潛消其暴戾鷙悍之習貍首騶虞以為節裨冕執笏以為容明堂朝覲耕藉養老所以開導其孝弟敬順

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為而一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為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於富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實止戈之武也實脩文之武也故武之詩曰勝殷遏劉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

孔氏曰自此至盛矣名為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此經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云禮樂是治

身之具故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致謂深致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然而生矣油油潤澤之貌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四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思利欲則神勞形苦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情性和樂安而不躁久則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信神是人所畏敬故云威其實一也

橫渠張氏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長樂陳氏曰自生則樂至不怒而威此由粗以至精自有而入無也蓋易直子諒之心生可欲者也樂者有諸已者也樂則安者充實者也安則久者有光輝者也久則天者大而化者也天則神化而不可知者也孟子之言主於學故言善言信言美言大言聖此主於樂故言易直子諒言樂言安言久言天然功則

歸之於一故皆終之以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孔子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神則不怒而威者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　又樂書曰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為智也直則内敬性之所以為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為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為信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於事之所遇者能

安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久矣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者賢人之地道也天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知雖陰陽且不能測況於人乎

嚴陵方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須臾不離道跬步不忘孝造次不違仁夙夜以強學皆以是也斯者辨於此須者待於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禮樂之不可去身如此故言致樂以治

心致禮以治躬也易直子諒之心皆以和為體故致樂以治之則油然生矣且易直者天之道以樂之始由乎天也子諒者人之道以樂之終感乎人也樂言心之無憂安言身之無危心樂乎內然後身安乎外故樂則安安而無危則固可久故安則久久而不易則其道自然故久則天自然則其用不測故天則神自然者天之道也不測者神之用也自然則莫之或疑矣故不言而信不測則莫之敢犯矣故不怒而威

馬氏曰易以言其平直以言其正子以言其愛諒以言其信皆人之常性也人之性出於天而成之者樂也樂者樂得其常性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安則外物所不能傾而執德弘信道篤在此無斁在彼無惡險夷一節故安則久久者幾於化而天者以言其化也至於化則廣大有以致而高明有以極矣故久則天至於化而不可知則為神故天則神蓋天有四時春夏秋冬不言而人信之

神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以其不可知也凡此者皆樂之所致也故卒之言樂以治心然則始之治心終至於神何也蓋樂生於心則其所循者天所循者天則其體也莊故由易直子諒之心而積之終至於神此與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聖神之説類矣

東萊吕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

禮樂夫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新安朱氏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

建安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

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無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於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至於天且神者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於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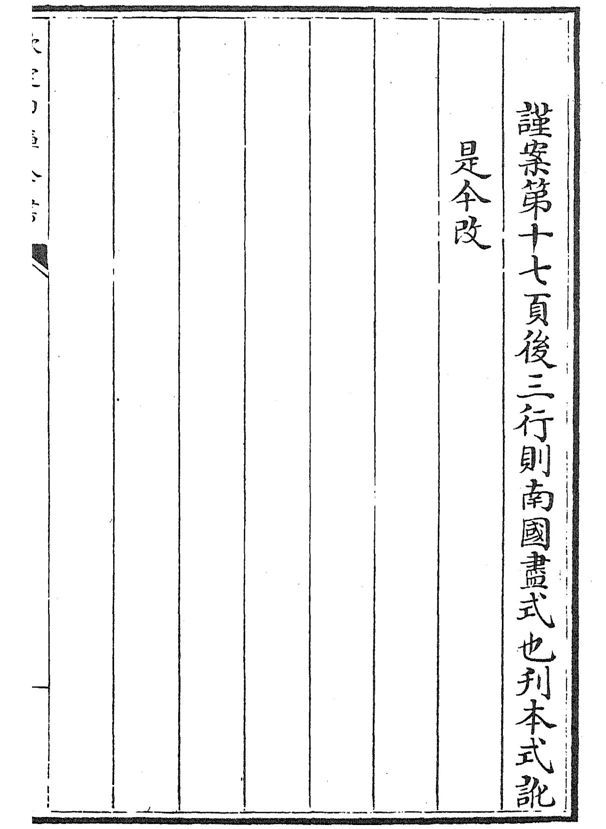
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乗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易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慢易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内非心而何

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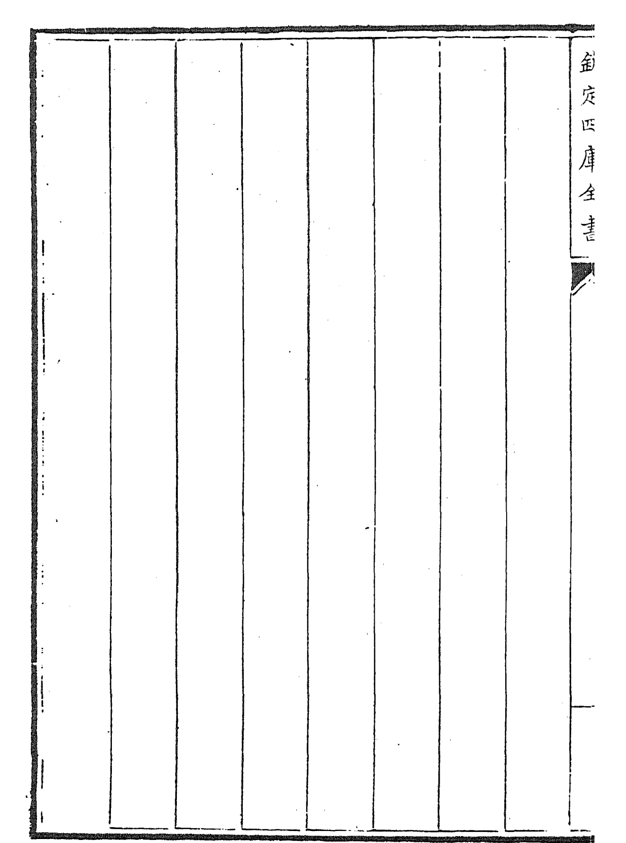
慶源輔氏曰致禮致樂與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致同致謂我有以致之而彼自至也禮樂雖我之所固有然不有以致之則無以得其用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欲仁斯仁至矣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是所謂禮樂固非玉帛鐘鼓之謂也致樂以治心謂常存和樂以養其心也和樂常存於内則善心油然而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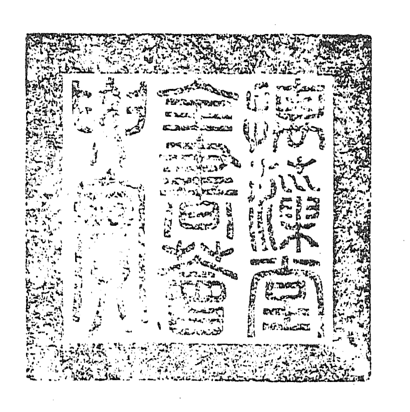
易者天之道也直者地之道也子諒人之道也一心具三才之妙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生樂則安矣安如自得之則居之安仁者安仁之安則越宇宙以同時通今古於一息故悠久悠久不息則天也天則不可測識矣故曰天則神神則天之不可知者也非天之外别有所謂神也因其不言而信則謂之天因其不怒而威則謂之神

禮記集說卷九十九



謹案第十七頁後三行則南國畫式也刋本式訛是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徐松